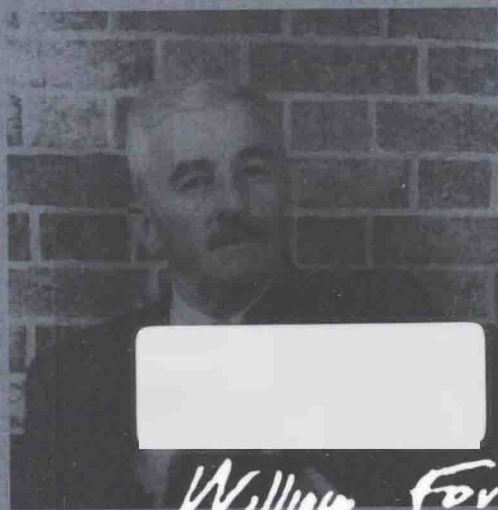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干旱的九月

[美国] 福克纳 著

陈茜 译



William Faulkner

Dry September
WILLIAM FAULKNER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干旱的九月

〔美国〕福克纳 著

陈茜 译

Dry September
WILLIAM FAULKNER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干旱的九月 / (美) 福克纳 (Faulkner, W.) 著; 陈茜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
ISBN 978-7-5399-7479-8

I. ①干… II. ①福… ②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4811 号

书 名 干旱的九月

著 者 (美) 福克纳

译 者 陈 茜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479-8

定 价 3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夕阳	001
红叶	023
换位	057
两个士兵	099
头发	119
干旱的九月	138
艾莉	155
骡子进院	173
沃许	191
花斑马	208

夕 阳

—

如今的杰斐逊，周一与平日没什么两样。镇上的街道铺上了柏油，两旁茂密的大树——黑栎、枫树、洋槐、榆树——也一棵接一棵地被电力公司和电话公司砍倒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根铁杆子^①，上面怪异地耷拉着一串串葡萄^②，虽颗颗饱满，却了无生气。每周一是镇上的洗衣日。一大早，洗衣公司鲜艳的小汽车就开始在镇上转悠了，挨家挨户地收集一包包需要换洗的衣服。就这样，伴随着一阵响亮而急促的喇叭声，以及车轮碾过柏油路面发出的嘈杂声，积累了整整一星期的脏衣服就如鬼影般消失在那喇叭后面的铁盒子里。即使是那些仍照老样子替白人洗衣服的黑人妇女，如今也开始驾着小汽车来回送取衣物了。

然而，十五年前，周一的清晨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那时的街道，绿荫匝地，尘土飞扬，宁静安逸，到处都是黑人妇女忙碌的身影。大包大包的衣服被稳稳当当地顶在她们包有头巾的头上，看上去有棉花包那么大，可她们个个顶得轻松自如，从白人家的

① 即路灯。

② 即球形灯罩。

厨房一路顶到“黑人窟”^①那个放有黑色洗衣锅的棚屋前，连手都不带扶一下。

南希总是先把衣包顶在头上，再把那顶她一年四季都戴着黑色水手草帽搁在衣包上。南希个子很高，愁容惨淡的脸上，颧骨高高突起，缺了牙的地方则稍稍凹陷着。有时候，我们也会跟着她走上那么一段路——走过那段巷道，穿过那片草场，看着她顶着衣包滑下那道沟渠，再从沟的另一端爬上来，接着又俯身穿过草场的围栏。自始至终，那衣包和那顶黑草帽，都安安稳稳地呆在她的脑袋上，从未移动分毫。她是手脚并用地爬过那条沟的，伸着脖子，端着脑袋，上面的衣包始终老老实实在地呆着，像一块石头，又像一个气球。穿过围栏，站定脚跟后，她接着朝前走去。

有时候，那些洗衣妇的男人们也会帮着送取衣物。可是，耶稣从未帮过南希，即使在爸爸未禁止他上咱们家那会儿，即使在迪尔西生病后换南希帮咱们家烧饭的那些日子里，他也从没有帮过她。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个经常穿过那条巷道，来到南希家的小屋前，催她去我们家准备早餐。我们不会进屋，因为爸爸嘱咐过我们，得离耶稣远点。耶稣是个矮小的黑人，脸上留有一道剃刀刮的伤疤。我们会远远地站在那条沟渠边，不停地朝他们家扔石头，直到南希出现在门口，头倚着门框，身上一丝不挂。

“拿石块砸我家，怎么回事？”南希道，“你们这帮小鬼，打什么鬼主意呢？”

“爸爸让你快去我们家，该做早饭了，”凯蒂说道，“爸爸说，你

① 黑人窟(Negro Hollow):小镇中，专门划分出来，仅供黑人居住的区域。

都已经晚了半个钟头了，得赶紧的。”

“我不会去做什么早餐的，”南希道，“我得先睡会儿觉。”

“我敢说，你准是醉了，”杰生道，“爸爸说你醉了。你醉了吗，南希？”

“谁说我醉了？”南希道，“我可顾不上什么早餐，我得先睡够觉。”

我们没再扔石块，过了一会儿，就回家去了。当她赶到我们家时，已经很晚了，还耽误了我上学。我们一直以为，那一定是威士忌在作怪。有一天，她和斯托瓦尔先生发生了冲突，结果是，她又一次被扔进了监狱，而斯托瓦尔先生却什么事儿也没有。斯托瓦尔先生是名银行出纳，还是一名浸礼派教會的执事。南希冲他喊道：“什么时候给钱，白人？什么时候给钱，白人？自从丢过一分钱后，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次你一分也没给了——”斯托瓦尔先生一拳把她打倒在地，可她仍在那儿不停地叫喊着：“什么时候给钱，白人？已经三次了——”斯托瓦尔先生没有理会，直接抬腿朝她的嘴上踹了一脚。警官上前拉住了他。南希仰面躺在街上，大笑着。她转过头来，吐掉了嘴里的血和碎牙，接着说道：“自从丢过一分钱后，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三次你一分也没给了。”

她的牙就是那会儿被踢没的。整整一天，人们都在谈论着南希和斯托瓦尔先生；整整一个晚上，路过监狱的人都能听到南希的歌声与哀号声。他们还看到南希的双手抓着窗户的栏杆。他们多半会停下来，听她歌唱，看看守是怎么想法制止她的。黎明将近，南希终于停止了号叫。看守听到楼上传来一阵撞击声和摩擦声，立刻上了楼，发现南希在窗口栏杆那儿上吊了。他说，那准是可卡因在作祟，不是威士忌，黑人是不可能自杀的，除非他吸饱了可卡因，而一个黑人要是满肚子都是可卡因的话，那他就不再

是黑人了。

看守割断绳子，把她弄醒，然后开始揍她，抽她。她是用身上的裙子上吊的。其实，她安排得挺妥当，只是被抓进来时，她身上只剩下一条裙子了，没什么可用来绑手的，上吊时，她的手怎么也不肯从栏杆上松开，所以，看守才听到了动静。他跑上楼，发现南希吊在窗户栏杆上，一丝不挂，腹部已微微鼓起，像藏着一个大气球。

迪尔西呆在她的小屋养病那会儿，是南希替我们烧的饭。我们看到她的围裙那儿鼓了起来。那会儿，爸爸还未禁止耶稣上咱们家。他坐在厨房的炉子后边，那道剃刀刮的疤挂在黑脸上，像挂着一截脏兮兮的细绳。他说，南希的裙子下塞着一个西瓜。

“反正，不是你那条藤上结的。”南希说道。

“什么藤上结的？”凯蒂问道。

“不管什么藤上结的，我都能给砍喽。”耶稣说道。

“在孩子面前说这种话，你安的什么心？”南希道，“你也吃过了，干吗不干活去？难道你想让杰生先生看到你在这厨房瞎逛，还在孩子面前说这些话？”

“说什么话？”凯蒂问道，“什么藤啊？”

“我不能在白人的厨房里晃悠，”耶稣接着说道，“而白人却能在我家厨房里鬼混。白人进我的家，我拦不了。白人进了我的家，我就没有家了。我是拦不了他，可他也别想把我从屋子里踢出去。他不能！”

迪尔西仍在她的小屋里生着病，已经很久很久了。爸爸对耶稣说，不准再进咱们家的门。

晚饭后，我们都在书房里。“南希还没忙完厨房的事吗？”妈妈问道，“我看，她早该拾掇好那些碗碟了。”

“让昆丁看看去。”爸爸说，“昆丁，去看看南希是不是收拾好了。告诉她，她可以回去了。”

我走到厨房。南希收拾好了：碟子放好了，火也熄灭了。南希挨着冷冷的炉子，坐在椅子上。她瞅着我。

“妈妈想知道，你是不是都收拾好了！”我问。

“好了，”南希瞅着我，说道，“都收拾好了。”

“怎么啦？”我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只不过是个黑鬼，”南希道，“不是我的错。”

她坐在冷冷的炉灶前，头上戴着那顶草帽，瞅着我。我回到了书房。你以为厨房是个又暖和、又忙乎、又欢快的地方吗，那儿其实只有一个冷冷的炉灶。只有冷灶，碟子也都被收起来了，谁还会想着在那儿吃东西呢？

“她收拾好了吧？”妈妈问。

“是的，妈妈。”我说。

“那她在干什么呢？”妈妈又问。

“她啥也没干，她干完了。”

“我去看看。”爸爸道。

“也许，她是在等耶稣来接她回家。”凯蒂说。

“耶稣走了。”我说。南希告诉我，一天早上，她醒来后，发现耶稣已经走了。

“他离开我了，”南希说，“我琢磨着是去孟菲斯了，多半儿是为了躲开那些警察。”

“这下摆脱他了，挺好的。”爸爸说，“不过，我倒希望他呆那儿。”

“南希怕黑。”杰生道。

“你也怕黑。”凯蒂道。

“我才不怕呢!”杰生道。

“胆小鬼!”凯蒂道。

“我不是!”杰生道。

“住嘴,坎迪斯^①!”妈妈喊道。

爸爸从厨房回来了。“我去送送南希,把她送到巷道那头就回。”他说,“南希说,耶稣回来了。”

“她见着他了?”妈妈问。

“没有。一个黑鬼给她捎了信儿,说他回镇上了。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打算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去送南希?”妈妈不满地问,“她的安全比我的安全还要紧吗?”

“我去去就来。”爸爸说。

“那黑鬼就在这附近,你就这么把孩子孤零零地丢这儿?”

“我也去。”凯蒂道,“让我去吧,爸爸。”

“要真把这些小鬼扔给他,那也是他倒霉,他还能对他们做什么呀?”爸爸说。

“我也要去。”杰生道。

“杰生!”妈妈喊道。我们能听出来,她这是在喊爸爸。妈妈像是认定了爸爸整日都在盘算着去做那件她最不乐意的事似的,她也看出来了,一会儿,爸爸准又会想起那件事。我一声不响地呆着,因为爸爸和我都清楚,妈妈只要一想到那事,她就会让爸爸把我留在她身边,所以爸爸始终都不曾往我这边看。我是家中的长子。那时,我九岁,凯蒂七岁,杰生只有五岁。

“别瞎说了,”爸爸道,“我们一会儿就回。”

^① 即指凯蒂,凯蒂是坎迪斯的昵称。

南希戴上她的帽子。我们来到那条巷道。“耶稣向来对我不错，”南希说道，“即使他有两块钱，也有一块是我的。”我们走进那条巷子。“只要走过这条巷子，”南希说，“我就没事了。”

那条巷子总是一片漆黑。“万圣节那天，杰生就是在这巷子里被吓着了。”凯蒂道。

“我没有！”杰生反驳道。

“蕾切尔大婶就不能治他？”爸爸问道。蕾切尔大婶老了，她独自一人住在南希家边上的小屋里。她头发花白，整日坐在门里，嘴上叼着个烟斗。她再也没有干过活。人们都说，她是耶稣的妈妈，有时，她会承认，可有时，她却说，她跟耶稣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你有，”凯蒂道，“你吓得比弗洛尼、比 T.P 还厉害。你吓得比黑鬼都厉害呢。”

“这世上没人能治得了他，”南希道，“他说，是我唤醒了他心里的那个恶魔，要想让它消停下来，只有一个办法……”

“反正，他已经走了。”爸爸道，“现在，你没什么好怕的了，只要你不招惹那些白人。”

“招惹哪些白人？”南希问道，“怎么个不招惹法？”

“他哪儿也没去，”南希接着说，“我能感觉到，我现在就能感觉到，他就躲在那巷子里，正在听我们说话，一字不落地听着。他躲在角落里，悄悄地等着。我瞧不见他，往后也不会瞧见了，最后，他会叼着把剃刀出现在我面前，就是他藏在衬衣里头的那把，用一根线系着，挂在后边，到时我保准儿一点也不惊讶。”

“我才没吓着呢！”杰生道。

“如果当初你能检点些，就没这么多事了。”爸爸道，“不过，现在好了，他也许已经在圣路易斯了，也许已另找了个老婆，早就把

你忘了。”

“他要真找了别的女人，最好别叫我知道。”南希道，“我会站在他们面前，他一搂她，我就把他的胳膊给砍下来，把他的头也给砍下来，再把她的肚子给剖开，挤出——”

“嘘！”爸爸道。

“把谁的肚子剖开，南希？”凯蒂问道。

“我没被吓着，”杰生说，“我敢一个人走过这条巷子。”

“哼！”凯蒂道，“要不是我们也在这儿，你准吓得半步也走不了。”

二

迪尔西仍病着。每晚，我们都会送南希回家，直到有一天，妈妈终于开了口：“这得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大房子里，去送那个吓破胆的黑鬼回家？”

我们帮南希在厨房临时加了个地铺。一天晚上，我们听到声响，从梦中醒来。那声音从黑漆漆的楼道传来，不像是在唱歌，也不像是在哭泣。妈妈房间的灯亮了。我们听到爸爸穿过门厅，爬下了楼梯。凯蒂和我跟着来到门厅。地板冰冷冰冷的。我们蜷着脚趾头站在门厅里，听着下面的动静。那声音似唱非唱，根本不像黑鬼发出的声音。

声音停止了。听到爸爸爬下了楼梯，我们也跟着来到楼梯口。那声音又开始了，就在那楼道里，并不是很响。我们看到南希的眼睛出现在了楼道里，紧紧地挨着墙。那眼睛像极了猫的眼睛，像极了大山猫的眼睛，正向上瞅着我们。我们爬下楼梯，来到她面前，她再次静了下来。我们站在那儿，等着爸爸从楼下的厨

房回来。不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还攥着一把手枪。他陪着南希，重新去了趟厨房，取回了南希的铺盖。

我们把铺盖铺在我们几个的房间里。妈妈的房间熄了灯。我们又看到了南希的那双眼睛。“南希，”凯蒂低声道，“你睡了吗，南希？”

南希轻声嘟囔着什么，听说去像是“噢”，又像是“不”，我听不出到底是哪个，又感觉好像根本没人说话似的。那声音听着怪怪的，不知是从哪儿发出来的，也不知是冲着哪儿发出去的。我甚至觉得南希根本就不在那儿，认为准是我在楼道上那儿瞅得太使劲儿了，以至于南希的眼睛就印到了我的眼睛里，就像你瞅过太阳后，闭上眼睛，眼里全是太阳一样，可那儿其实根本就没太阳。“耶稣，”南希喃喃低语道，“耶稣。”

“是耶稣？”凯蒂道，“是他想闯进厨房？”

“耶稣，”南希唤道，听上去像“耶……稣”，那声音拖得老长，然后像点着的火柴或蜡烛般，忽地又熄灭在空气中。

“她是在唤另一个耶稣吗？”我问。

“你能看到我们吗，南希？”凯蒂低声道，“你能瞧见我们的眼睛吗？”

“我只不过是个黑鬼，”南希道，“上帝看在眼里呢，上帝都看在眼里呢。”

“你在厨房里看到了什么？”凯蒂轻声问道，“是什么想进来？”

“上帝看在眼里呢。”南希接着道，“上帝都看在眼里呢。”此刻，我们又看到了她的那双眼睛。

迪尔西病好了，她回来替我们烧饭。“你还是再在床上多休息一两天吧。”爸爸道。

“为啥？”迪尔西道，“再耽搁上一天，这地方都不知道要被糟

踢成啥样了。快出去吧，我得把我的厨房重新拾掇，收拾妥当。”

迪尔西帮我们煮了晚饭。天刚擦黑，南希走进了厨房。

“你咋知道他回来了？”迪尔西道，“你瞧见了？”

“耶稣是个黑鬼。”杰生念道。

“我能感觉出来，”南希道，“我能感到他就躲在沟渠那边。”

“今晚？”迪尔西问，“今晚就躲那儿了？”

“迪尔西也是个黑鬼。”杰生念道。

“你还是多少吃点东西吧。”迪尔西道。

“我啥也不想吃。”南希说。

“我不是黑鬼。”杰生接着念道。

“喝点咖啡吧。”说着，迪尔西给南希倒了杯咖啡，“你真知道他今晚就在那儿？你怎么知道就是今晚？”

“我就是知道，”南希道，“他就在那儿等着我呢。我跟了他这么长时间，他脑子里盘算着什么，我能察觉不出来？有时候，他自己都没觉出来，我就先觉出来了。”

“喝点咖啡吧。”迪尔西道。南希把咖啡捧到嘴边吹着。她的嘴撅着，像是由橡胶制成似的，也像极了蝥蛇鼓胀的吻。她吹着咖啡，也吹走了唇上全部的血色。

“我不是黑鬼，”杰生道，“你是黑鬼吗，南希？”

“我是从地狱里来的，孩子，”南希道，“要不了多久，我就什么也不是了；要不了多久，我就该回去了。”

三

南希捧着杯子，喝着咖啡，又开始发出那种声音来。她对着杯子叫唤着，咖啡溅到了她的手上和衣服上。她坐在那儿，两肘

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杯子，一边隔着湿漉漉的杯子瞅着我们，一边发出那种声音来。“你们看南希，”杰生道，“她现在不能给我们烧饭了，迪尔西病好了。”

“你别嚷嚷了。”迪尔西道。南希依然双手捧着杯子，一边瞅着我们，一边发出那种声音来，仿佛她身上有两个人，一个瞧着我们，一个发出声音。“为什么不让杰生先生给警察挂个电话？”迪尔西问。南希静了下来，用一双修长的手捧着杯子。她又试着喝点咖啡，可咖啡又溅了出来，溅到了她的手上和衣服上。她放下杯子。杰生瞅着她。

“我咽不下去，”南希道，“我咽了，可它就是不下去。”

“你先去我那儿吧，”迪尔西道，“弗洛尼会给你收拾出一张床来的。我一会儿就回去。”

“没有哪个黑鬼能拦得住他。”南希道。

“我不是黑鬼，”杰生道，“我是吗，迪尔西？”

“不是。”迪尔西瞅着南希，接着说，“我看不见得。那你准备咋办呢？”

南希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盯着我们三个，一动也不动，好像生怕没有时间再看我们似的。“还记得我睡在你们房间的那晚吗？”她接着又说起了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玩的事。那天早上，我们醒得早，就一起坐在她的地铺上悄声地玩着。后来爸爸起来了，她就去弄早餐了。“去跟你们妈妈说说，让我今晚还睡你们那儿，”南希道，“地铺都不用打，我们可以接着玩。”

凯蒂跑去问妈妈，杰生也跟着去了。“我可不能让黑鬼睡在我家卧房里。”妈妈说。杰生哭了起来。他哭了一阵，最后妈妈不耐烦地说，他要是再哭，三天都别想吃甜点。杰生听后嚷着说，要是迪尔西给他做巧克力蛋糕，他就不哭。当时，爸爸也在。

“你好歹也做点什么吧。”妈妈说道，“那些警察是干什么用的？”

“南希为什么怕耶稣呢？”凯蒂问，“妈妈，你怕爸爸吗？”

“那些警察能干得了什么？”爸爸道，“南希都没见着他，那些警察又怎么找得到呢？”

“那她到底怕什么？”妈妈问。

“她说他就在那儿，她说她知道他今晚就在那儿。”

“我们缴了税，”妈妈道，“但我还得孤零零地呆在这大房子里，等着你们把一个黑人妇女送回家。”

“她家男人没准儿真拿着把剃刀，埋伏在外面。你又没摊上这种事儿。”爸爸道。

“要是迪尔西给我做巧克力蛋糕，我就不哭。”杰生道。妈妈让我们都出去。爸爸则说，他不知道杰生有没有巧克力蛋糕吃，但是他确信杰生马上有苦头吃了。我们回到厨房，把爸妈的话告诉了南希。

“爸爸让你回家去，他说，你拴上门，就没什么事了。”凯蒂道，“能有什么事呢，南希？是耶稣在生你的气？”南希又端起了咖啡，两肘支在膝上，把杯子捧在两膝之间，朝杯里瞅着。“你做了什么让耶稣生气的事了吗？”凯蒂问道。杯子掉在了地上，没有碎，却撒了一地的咖啡。南希坐在那儿，双手仍保持着捧杯子的姿势。她又开始发出那种声音来了，似唱非唱，也不很响亮。我们瞅着她。

“听我说，”迪尔西道，“你别叫了，振作点。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叫威尔什陪你回去。”说着，迪尔西起身离开了。

我们瞅着南希。她的双肩颤抖着，不过，她已停止了叫唤。我们瞅着她。“耶稣会对你做什么呢？”凯蒂道，“他已经走了呀。”

南希瞅着我们：“那晚，我们玩得很开心，是不是？”

“我不觉得，”杰生道，“我可没觉得开心。”

“你那晚在妈妈的房里睡着呢，”凯蒂道，“又没跟我们呆一块儿。”

“一起去我家吧，咱们接着玩。”南希道。

“妈妈不会让我们去的，”我说，“太晚了。”

“咱不用跟她说，”南希道，“咱们明早再告诉她，她不会在意的。”

“她不会让我们去的。”我说。

“现在别去问她，”南希道，“别去烦她。”

“她也没说我们不能去呀。”凯蒂道。

“我们还没问呢。”我说。

“你们要是去的话，我就告诉妈妈。”杰生道。

“会很好玩的，”南希道，“不过就是上我家，他们不会在意的。我在你们家干了这么久了，他们不会在意的。”

“我不怕上你家去，”凯蒂道，“是杰生怕了，他要去告密。”

“我才不怕呢。”杰生道。

“你就是怕了，”凯蒂道，“而且你会去告密的。”

“我不会，”杰生道，“我也不怕。”

“杰生才不怕到我家去呢，”南希道，“是不是，杰生？”

“杰生准会告密的。”凯蒂道。那巷子黑咕隆咚的。我们须穿过草场的大门。“我敢说，要是那门后面突然蹿出什么东西来，杰生准会大叫的。”

“我才不会呢。”杰生道。我们走在那条巷子里，南希开始喊起话来。

“你干吗那么大声啊，南希？”凯蒂问道。